

孙相东 著

地缘政治学

：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缘政治学： 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

孙相东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孙相东著．—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10

(中央党校博士文库)

ISBN 7-5035-3313-7

I. 地… II. 孙… III. 政治地理学—研究 IV. 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11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燕华印装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38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作者简介

孙相东, 1971年8月生, 山东昌乐县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政治学理论室讲师, 博士。1992年7月天津外语学院英语专科毕业。先后在进出口公司和基层机关工作过。1997年9月考入中央党校研究生部国际政治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2000年9月考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2003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出版译著一部, 参编著作一部, 发表论文几十篇。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和西方政治制度。

责任编辑	朱晋平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序

宫力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学术专著，是孙相东的博士论文，作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3届评选出的三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资助出版。

作为导师，我很愿意为这本书写几句话。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但是对它的理解和运用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明的领域。在使用中，它可以指从环境决定论、政治研究的空间层面到单纯的思维方法这些各不相同的东西。地缘政治学成了一个无所不装的思想的篮子，这一术语可以随时被不负责任地滥用。这就导致了一种关于地缘政治学概念的集体无意识。人们经常使用这一概念，但却很少追问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相东的这篇博士论文立足于对学科前沿和整个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准确全面的把握，以一种跨学科的视野，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地缘政治学的概念，以一种批判的视角还原了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内在的历史性和情境性，恢复了地缘政治学内在的秩序和条理，达到了对地缘政治学概念多视角的认识和分析。

作者在充分占有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史进行了恰当的梳理。但是，这种梳理过程不是平面的，也没有简单地遵循时空顺序。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作者带着一种强烈的宗旨，那就是要提炼

和概括地缘政治学庞杂文献中包含的条理和秩序，恢复和挖掘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历史性和情境性。作者用五个视角来把握这些条理和秩序，分别挖掘和分析了五个视角下地缘政治学思想的演变脉络、理论关照和方法论特质。作者对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不同视角的提炼和概括是恰当的，有说服力的，基本上涵盖了思想史上对地缘政治学概念使用的各种情况。

正如作者在写作过程和论文中所表达的，这篇论文立足于两个目的。第一，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一个宽泛的正当的地理学和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加以梳理和分析。作者识别了对地缘政治学概念使用的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把地缘政治学视为德国的创造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帮凶，而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另一个传统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人文地理学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政治地理学是一回事，或者，两者只是具有角度的不同，关注的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作者的前提是要把地缘政治学从伪科学的理解传统中解救出来。第二，把地缘政治学从仅仅是作为国际政治学一个环境决定论理论流派的理解传统中解救出来，发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两个目的基本上是围绕着三大任务展开的。第一是通过地对缘政治思想史的梳理，还原了对地缘政治学概念理解的本源，恢复了地缘政治思想的历史性和情境性；第二是初步提炼和概括了关于地缘政治学概念的五个视角，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取决于这五个视角的结合和融合；第三是提出了进行重建地缘政治学的努力，重建的目标是包容性的统一的地缘政治学。

就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而言，作者完成得不错。作者在梳理和排列既有地缘政治学思想史的基础上，发现了条理和秩序。这些条理和秩序也可以概括为两大传统和五大视角。

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基础植根于这两大传统之上。一个传统是作为地理学久远传统的人—境关系模式。在人—境关系的模式下，地缘政治学表达了自然地理与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地缘政治学对这种关联的思考和理解长期以来既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同时又伴随着对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另一个传统就是把国家和国际关系本身视为地理和空间事物的模式。“地缘政治学”术语的诞生反映了后一模式的运用，并从此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主导性方法。长期以来，这一方法的核心是通过把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投放到该地理空间同整个国际体系，也就是整个地球的地理空间的关系之中来加以考察，这是现代地缘政治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正是地缘政治学独特的理论关照。这些独特性的渊源来自地缘政治学术语诞生的时代的结构性条件，是当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织形式、技术—经济—社会条件和认识领域与思潮的反映。这一传统的核心是早已成型的民族国家组织体系在国际政治和人文地理学领域所获得的确认和承认。这是以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为依据的现代性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霸权时代。在这一时代，扎根于地理空间的民族国家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民族国家通过其占有地理空间的特性消解了原来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学的、伦理学的、血缘的光环，而代之以领土国家本身的合法性。这成为现代世界政治最基础的空间组织形式。地缘政治学成为一个理解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工具，这一工具回避了政治组织的决定性特征，而代之以作为文化、种族和地理的互动统一体的民族国家。这样，民族国家及其互动体系就取代了对人—境关系互动的关注，从而开创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传统。这明显不同于把地理作为一个自然环境的方法。

作者提出的五个视角大致合理地涵盖了思想史上对地缘政治学概念的理解。作者分别对五个视角进行了知识史的挖掘，并且展现了每一个视角下理论和学说的演变脉络、逻辑方法、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这一展开式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地缘政治学思想的深处，了解和理解其实质无疑是开创性的。

就第三个任务而言，作者自己也承认，由于对思想史的梳理和再发现是该论文的主要宗旨，所以重建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论述没有系统翔实展开，或许将来作者再就这个问题进行另外一项专门研究。但是作者表达了统一的包容性地缘政治学的努力方向。第一，自然地理是人类生活中不可躲避的因素，自然地理对人类活动存在着确实的、客观的制约和影响。人类要明智地行为，必须尊重这些客观因素，当然，前提是必须首先准确客观地认识这些因素。第二，应用性的地缘政治学反映了地缘政治学战略应用层次的分析，因而它们所包含的价值和战略目标是彼此冲突和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学必须超越这些局部视角的战略和一国私利的谋划，从而在权力的价值和价值的权力之间做出选择。第三，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空间分析，同时符合了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研究兴趣，体现了严谨的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在这一范畴下，地缘政治学是多层次的。第四，在复兴地缘政治学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领域，同所有的知识领域一样，其理论构建本身也是具有情境性的知识，不存在真正超越价值和观察立场的纯客观知识；同时，同所有的知识领域一样，地缘政治学本身也是权力关系的反映。第五，这一统一的包容性地缘政治学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地理”在这里被泛化为关于现实的

理论，它一方面留意到客观实际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它只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地理”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所处的结构性坐标。这样，地缘政治学就忠实表达了语义学上“地理”和“政治”的结合。地缘政治学的准确研究对象是世界政治的空间组织形式、其秩序以及背后的动力。地缘政治学代表了对世界政治地图的考察和研究。“地理”代表了一种对政治和世界政治进行自然化考察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法，作为自然化的结果，人们既倾向于到自然中发现政治互动的动力和决策的依据，又本能地从判断和决策中剔除情绪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当人们放眼全球时，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仿佛是一个整体的星球，人们需要了解和理解这一星球政治地图的格局和秩序。所以，“地理”的方法是自然化的方法，是非情绪化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法，是追求客观的现实的方法。但是，由于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实质使然，地缘政治学无法跳跃其为利益和决策服务的应用性的宿命，“地理”的自然化的方法也频繁成为政治宣称的帮凶。因此，包容性的地缘政治学尤其需要检讨世界政治现实主义的霸权遗产。

统一的包容性的地缘政治学需要超越学术和政治、科学和历史、实然和应然的二元对立。这样，地缘政治学通过对严肃客观知识的探求，做到了远离老式的政治；同时，又通过重塑自身的价值融入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地缘政治学既是严肃客观的知识领域，又是一个具有价值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的事业。由于地缘政治学恢复了历史性和情境性，因而它认真对待多样性和多元性，走出了简单化和决定论的泥沼，因此地缘政治学也实现了自身的“地理学转向”。

作者的研究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反思性和批判性。作者以反思和批判的视野对地缘政治学思想构建过程的历史

性和情境性进行了恢复和再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论文对地缘政治学思想的考察是批判性的。

英文文献的丰富是该论文的一个特点。作者利用其特长，熟练准确地使用了欧美学术界对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的最新成果，这对于缩小国内学术界同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差距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相东的这篇论文得到了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我还记得，王缉思、时殷弘、秦亚青、姜长斌、张琰瑰、马小军、刘建飞等教授作为这篇论文的评阅人或答辩委员都对论文做出了充分的肯定。答辩委员会认为，这一选题富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科建设意义，研究难度大，从多个侧面做出了创新。论文是国内此项研究中的开拓性作品。

相东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2000年9月，他入学攻读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之前对他了解并不多，由于他硕士也是在中央党校读的，只是听到老师们对他的一些好评。不久，我就发现，他有几个特点是我十分欣赏的。第一，他对英语有很好的敏感性和领悟力，加上又懂国际政治，不久，他就开始在我们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大显身手。几年来，他多次为我们的外事活动做过现场口译，其中包括我们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第二，他有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他对理论有不错的悟性，视野较为开阔，善于思考，善于提问，善于提炼概括，也善于创新。所以，他一开始就表达了围绕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兴趣。第三，真诚忠厚。他谈话办事都是真诚的，做人很厚道。他有些内向，甚至有点羞涩。他心态平静，不急功近利。可以说，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相东的这三个特点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利用英语的特长帮我们做了大

序

量工作，同时锻炼了自己，训练了一种学术英语的功底和素养；他积极主动围绕国际政治理论进行研读，打下了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他真诚厚道做人，得到了同学和朋友的认可，有着不错的人缘。

博士毕业时，相东选择了留校任教。我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两年多来，他对党校教学科研工作有了初步的感觉，并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乐趣。我祝愿他在教学科研方面蒸蒸日上。

在这里，我们师生还要一同感谢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对本论文出版的资助，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的辛勤劳动。

2005年10月于北京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目 录

导 论	(1)
“地缘政治学”：术语使用的传统	(2)
“地缘政治学”：概念的不同视角	(6)
本书主旨和框架	(13)
 第一章 人一境关系的视角	(21)
引论	(21)
环境决定论评析	(27)
可能论评析	(49)
人一境关系的中介	(54)
人一境关系的因果分析	(70)
小结	(79)
 第二章 大战略的视角	(83)
引论	(83)
从战略到大战略	(86)
地缘政治学的大战略传统	(102)
小结	(119)
 第三章 现实主义政治的视角	(121)
引论	(121)

均势政治的终结和地缘政治的诞生	(123)
地缘政治学：现实主义的传统	(136)
地缘政治的终结	(153)
小结	(164)
第四章 国际政治结构的视角	(167)
引论	(167)
结构性地缘政治学：地理学的传统	(172)
结构性地缘政治学的层次	(182)
国际政治结构转换与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216)
小结	(219)
第五章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角	(222)
引论	(222)
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和方法	(224)
后现代地缘政治学	(240)
小结	(253)
结 论	(256)
参考文献	(263)

导 论

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术语。它的适用性是广泛的、宽泛的，其含义和角度也是多元的。这就造成了困扰，其含义和所指经常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在具体使用中，它可以指从环境决定论、政治研究的空间层面到单纯的思维方法这些各不相同的东西。^①正如格雷（Colin S. Gray）所认为的，地缘政治学成了一个无所不装的思想的篮子，这一术语可以随时被不负责任地滥用。^②所以，很有必要对地缘政治学的思想进行梳理，区分其使用上的情境，厘清其概念的不同视角，发现其理论构建的脉络，挖掘其思想流派中包含的秩序和条理，以便达到对地缘政治学性质的认识。

本书试图在梳理地缘政治学思想史的基础上来达成这些任务。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希望在综合考察地缘政治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解答和验证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地缘政治学的庞杂文献和多元思想中存在着秩序或条理。本书意在挖掘和发现这些条理或秩序，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地缘政治学性质如何的问题。

① Patrick O'Sullivan, *Geo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pp. 5—6.

② Colin S. Gray, *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Orbis*, Spring, 1996, p. 247.

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地理学方法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应用，是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对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从语义学上讲，这一术语是地理和政治的连接，它表达了政治活动和该活动赖以发生的地理环境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对地缘政治学的考察必须是横跨地理学、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一个研究过程。它既建立在地理学广阔深厚的学术土壤中，又植根于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思想积淀中。

“地缘政治学”：术语使用的传统

在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如何处理德国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及其变种同严肃客观的地缘政治学科之间关系的讨论。围绕这一问题，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把地缘政治学视为德国的创造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帮凶，而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另一个传统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人文地理学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政治地理学是一回事，或者，两者只是具有角度的不同，关注的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拉考斯特（Yves Lacoste）注意到了这两个传统。他说，对一些人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伪科学，甚至是一个犯罪的知识进程，它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一门新科学，或至少是一种观察世界设定问题的新方法。^①

在第一个传统中，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同法西斯德国和希特勒的密切关系，地缘政治学被认为是伪科学，是主观虚构的，是

① Yves Lacoste, *Rivalries for Territory*, in Jacques Lé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 126.

德国法西斯旨在征服世界的发明，是敌人的创造。长期以来，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等同于第三帝国理论家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之一。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这一传统来自一战后德国地理学内部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地缘政治学用来指主张地理学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一派思想。这就把它跟主张政治地理学远离政治的学术主流区别开来。在半个世纪内，这一分歧变成了鸿沟。^①在对地缘政治学术语理解的这一传统中，许多严肃客观的学者表达了对地缘政治学的反感，并同地缘政治学划清了界限。麦金德（H. J. Mackinder）在1943年时说过，“我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一词，我理解，地缘政治是德国人给一种政治理论的命名，这种政治理论通过利用地球的地理模式，将会导致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帝国。”^②他马上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割裂开来，并且始终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把政治地理学界定为“国家地理学”（geography of states），而把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特殊领域视为超乎求知的特殊目的对地理知识的运用。所以，哈特向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所有同从空间视角来研究的人类活动有关的一个合适的学科，而地缘政治学则是一个异类。哈特向的结论是，当时的地理学家都不接受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

①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 24. 该书已经有中译本。参见[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由于作者在准备论文时，中文版还没有出版，所以首先阅读了英文版，中文版出版后，又参照了中文版，加之对英文原文的不同理解，所以本书交替引用了该书的两种版本。

② Mark Polelle, *Raising Cartographic Consciousness: The Social and Foreign Policy Vision of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xington Books, 1999, p. 139. 注释9。